

文学创作谈



没有一条道路不通往心灵

□ 朝 颜(畲族)

写作《河流漫过日常》,前前后后历时近十年。也可以说,这部散文集并非刻意为之,而是一种自然生成。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自然,都是构成这部书的关键之词。全书二十一个篇章,所记述内容本身就是面向自然、跋涉自然所得。从近处的赣南,到遥远的西藏,所有的抵达都和自然有关。其次,在写作过程中,我不愿意赋予它太多斧凿的痕迹,希望呈现出一种自然天成的状态,使这些文字足以和山川河流、自然万物相匹配。

河流是一切文明、一切乡愁生发的原点。我永远记得故乡麦菜岭村边的那条小河,我们在那里汲取饮用水,也在那里濯洗生活的尘垢,还依靠它浇灌田地里的作物、喂养家中的禽畜。我们仰仗着它,年年月月、世代地活下来,却由于这样的相处太过稀松平常,有时竟忘记它有多么重要。

是在很久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自然总在给予,而人类总在亏欠。

整个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我都生活在麦菜岭这个小山村里,面对着无边无际的浩瀚自然。我记得每家每户生存所需最重要的三件事:向河流要水,向土地要粮食,向山林要柴火。从我们的村庄向外围行走十几里或二十几里处,有多处密布的山林,小梅坑和山坑是我们惯常去砍伐柴火的地方。从小学三年级起,我

就开始了朝向山林的背负和承担,即便过程极其艰苦疲累,我依然觉得目之所及的一切都是那样美妙:淙淙的山泉、啁啾的鸟鸣、烂漫的山花、酸甜的野果、青翠的乔木和灌木,无不令我感到欣喜满足。

童年是人生的底色,也许正因为我出生在山村,从小和自然亲近,成人后才会不停地听从内心的召唤,一次次向山川河流走去,一次次在追寻自然中看见童年的影子,并借此回到灵魂的故乡。

行走是我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自从时间、精力和能力足以支撑我走向更开阔的世界之时,我就以长居地瑞金为圆心,不断地行走,不断地向外画圆,不断地扩大生命的半径。我所留下的那些文字,便可视作构成这个圆的点和线。

散文作家的每一次书写,几乎都出自心灵的需要。我常常想,面对同一座山,为什么我记录下这些事物,而不是另外的一些?为什么我下一次去和上一次去,关注的东西又有所不同?即使和别人同处一个时空,我和他人所记录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或许,我们的眼睛捕获的所有风景,都源自心灵的投射。

我走上这样或那样的道路,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什么。但是我知道,一定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不同的风景,甚至不同的天气,等

在路途中央或路途尽头,会给予我不同的触动乃至感动。在这个过程中,我见识到新的世界,也呈现出新的自己。很多时候,我不仅与一座山、一条河、一棵树、一丛草、一只鸟、一条鱼在人间相遇,还能幸运地与它们建立起相知的关系。这个时候,当我写下它们,便是在解读心灵的密码。与其说我在描述风景,不如说我在呈现风景中的自己。

在这些篇章中,有好几次我是带着女儿行走的。一个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自然野趣之于她必然难以企及。我总是千方百计地将她带进自然,希望弥补上天然缺失的那一部分。带她寻访万安县的竹林古村时,恰逢她的十八岁生日。原始森林的山路极其难走,她在湿滑的溪涧里侧滑了一跤,想必这样的经历是终生难忘的了。果然,她在二十岁生日时写了一段话:“十八岁,随母亲探访万安县的山顶村落。爬山的路还是原始的乱石,溪水溅满了裤腿。登顶很累,但山风吹过时,一切释怀。”那年暑假,我又带着她行走西藏。她的生日感悟里便又添上了这样一段:“同年夏天,在接近天空的地方,圆了一场雪域高原的梦。”

诚如古人所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关注自然,更关注个体生命在此过程中的领悟和成长。当我们回顾过往,扪心自问之时,最好

明的曙光。戴着眼镜的小哥说,在家种地闲暇时,阅读《平凡的世界》,让他觉得土地都变得格外踏实,种地也有了别样的力量。讨论最后,大家围坐在一起抄写诗歌,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仿佛在谱写一曲美妙的乐章。

前些日子,在整理旧信时,我发现了一封特殊的邮件。随信附上的,是一张泛黄的照片:一个九岁男孩,正捧着《草房子》在田埂上阅读。信中写道:“二十年前,我在这片稻田里阅读曹文轩,如今,我的学生也在我的课堂上读他的作品。”照片右下角,还写有一行字:“文学是永不干涸的井。”刹那间,四十年的岁月如电影般在眼前快速流转,当年那个在课桌下偷偷翻看小说的我,又何尝不是从这口井中汲取养分的汲水人呢?

当暮色漫进书斋,我总爱轻抚书架上那些不断增添的书籍,思绪万千。在《乡音乡情》《岁月之痕》的扉页上,我用略显稚嫩的笔迹写着“献给永恒的自己”。

此刻玉兰初绽,暗香浮动间我忽然深深懂得:文学不是孤岛,而是由无数颗心灵搭建起的温暖浮桥。那些在屏幕前静静守候的读者,在书斋里认真抄诗的少年,在田埂上专注读书的孩童,都是这座桥上熠熠生辉的璀璨星光。

当我们的文字如点点萤火,便能照亮彼此的来路与归途,让这份对文学的热爱,在岁月长河中永恒流淌。

老陈建议他老婆在家好好休息,病也好得快。年轻人说她闲不住,一定要跟来。老陈问现在是吃中药还是西药?年轻人说是吃中药。他老婆忽然插话,说不吃了,贵,死了算了。老陈说,不能说丧气话,中药能贵到哪里?他老婆说,一包药要200块钱,干一天活都挣不到200块。

老陈忽发善心,说:“这样好不好?你们要是连吃药的钱都没有,我借给你们三千块钱,以后你们哪时有就哪时还我,我家就住在这。”“你真是个大好人!这钱我们一定还你。”年轻人激动地说。

老陈发现,他老婆端着录放机,反复重播那首歌:“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

三年后的一天,这对年轻夫妇忽然登门来访,不但还了钱,还带了一大袋新晒干的花生。女人病好了,人也胖了许多。时隔多年,当初的年轻人通过打拼,已经成为茶楼的老板。饭桌上,吴总特意开了两瓶好酒,大家喝得尽兴。

后来,老陈再上“白云天”,每次都避开吴总。吴总有今天的发展,他高兴,就像看见了蓝蓝的白云天,心里舒爽。他不想让这一片天飘上一丝乌云。

广西民族报

母亲

李 莹

我躲过多少次疼痛
用你的身体抵挡
就好像三十年前
我从你那场最大的疼痛中撕裂而出

我原本就是你的一颗种子
说好的,长成一棵树后
就为你挡雨,做你的棉衣
可此刻,你牵着我,走在我面前
跨过一个水沟,走上一个陡坡
我成了你沉重的呼吸
一根残破的树枝

你看着我开始在人间慢慢有了重量
而我,看不见
不知道你以怎样的速度
靠近一片土地
越来越轻,像雪苍老
也要凝结成
我的手杖与眼睛
不让我跌入任何一个沼泽
也不让错过来自五月的修辞

为我念出所有颜色的花语
为我,从来如此

宁静

韦康亮(壮族)

花猫蜷在老藤椅的怀里
打盹
阳光斜斜地穿过纱帘
在地板上织出一张
金色的网
我轻轻走过
生怕惊扰了这一刻的
宁静

旧书摊前排徊

曾文博

黄页忽然一动——
纸页舒展
像倦极的手,掌心向天
每行字都沉,都钝

纸张泛黄,有光。其他书也是
层层叠叠,安安静静
这些故事从何而来
沧桑从何而来
年复一年被它们吸引,触动

旧书堆积的角落
好奇迫使使我们凝视深处
如同记忆迫使凝视内心

白云天

□ 莫灵元

南宁东葛路有一座茶楼,名唤“白云天”。为什么叫“白云天”?此地高楼林立,连天都难见分晓,老陈总觉得这名字透着古怪。

老陈再到“白云天”时,意外遇见了他曾经帮助过的一个人,也就是这座茶楼的老板。

老陈这回约了好几个人,他订的餐座有一面靠墙,座位不够宽松,他叫来服务生,要求换座。服务生说没办法,都订满了,除非你去找老板。

这有点像侮辱他,但老陈不与年轻人计较,说那就算了。话音刚落,只见一位微胖的中年人走了过来。服务生让过一旁,恭敬地喊:“吴总来啦!”

老陈定眼一看,感觉这人有点面熟。那人也看老陈,忽然喜笑颜开,伸手捉过老陈的手,说:“老哥好久不见!”

老陈也惊讶:“想不到是你呀,都当上老板了!”

“还得感谢你喔,不是你我也没有今天!”久别重逢,吴总一定要请吃饭。推脱不掉,老陈只好同意,于是几个人一起随吴总去往包厢。这是吴总留空的包厢,一般不对外开放。

大概是在二十年前,老陈装修房子。房子装修完后,想请人帮清洁。恰好隔壁人家的新房子有人正在搞卫生,老陈进去看,发现是一个年轻人,就问他是不是也帮他家搞搞清洁。年轻人点头答应。老陈看着他把房子抹得干干净净,边角一尘不染,心里很放心,把装修钥匙交给年轻人后,最后一天才过来验收。

到了验收那天,老陈走到门口,听到录放机播的歌声:“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飘泊,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

进了门,老陈发现一个女人坐在地板上,手上端着录放机。见老陈进来,她关了录放机,笑着站起身。年轻人介绍说这是他老婆,前段时间检查出了肺癌早期,还在吃药,不能干重活。老陈感觉到这对年轻夫妻很恩爱,就和他们聊了起来。

年轻人说他们刚从农村出来找活干,不在乎累不累,脏不脏,只要能找到钱就行。老陈听了,给他们打气说,万事开头难,只要有计划,生活会越过越好。

年轻人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托你吉言吧!”